

古代植树达人

杨江波

“茅檐长扫净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”“庭前树尽手中栽，先后花分几番开”“手植红桃千树发，满山无主任春风”……我国古人有在春天植树栽花的传统，他们或精挑植株装点堂前屋后，营造隐逸清雅、落英缤纷的居住环境，或在荒山古道上密植短松、新柳，为路人撑起一片阴凉。种树不仅是绿化行动，更寄托着种植者的情怀和对未来的期许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近几位古代的种树达人。



清丁观鹏《西园雅集图》。

林逋：所居多植梅畜鹤

林逋，浙江杭州钱塘人（一说奉化黄贤人），因逝后得宋仁宗赐谥号“和靖”，故后人又称他为林和靖、和靖先生。林逋少时苦读诗书，然性情孤高自许，长大后不愿随波逐流，40多岁时便选择到杭州西湖的孤山上隐居，在此种梅养鹤，乐此不疲。成语“梅妻鹤子”，正是由林逋的故事演绎而来。

清代吴之振编撰的《宋诗钞·林和靖诗钞序》记载：“林逋，字君复，杭之钱塘人。少孤，力学立志不仕，结庐西湖孤山……时人高其志识。赐谥和靖先生。逋不娶，无子，所居多植梅畜鹤，泛舟湖中，客至则放鹤致之，因谓梅妻鹤子云。”

孤山是杭州西湖内的一座山丘，唐代时已有人在此种植梅花，白居易在杭州做官时曾作诗《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》，诗云：“三年闲闷在余杭，曾为梅花醉几场。伍相庙边繁似雪，孤山园里丽如妆。”可见当时杭州梅花之盛。

林逋隐居孤山后，种了更多的梅花，同时写了不少有关梅花的诗句。明代高濂在《四时幽赏·孤山月下看梅花》中写道：“孤山旧址，逋老种梅三百六十，已废；继种者，今又寥寥尽矣。孙中贵公补植原数……携尊吟赏，则‘暗香浮动、疏影横斜’之趣，何能真见实际！”

清代范祖述所著的《杭俗遗风》也有相关记载：“梅花之盛，莫过孤山、金沙港二处。孤山为宋处士林和靖先生隐居之所，其墓在也。有巢居阁一所，放鹤亭一座，白鹤一双，梅花三百六十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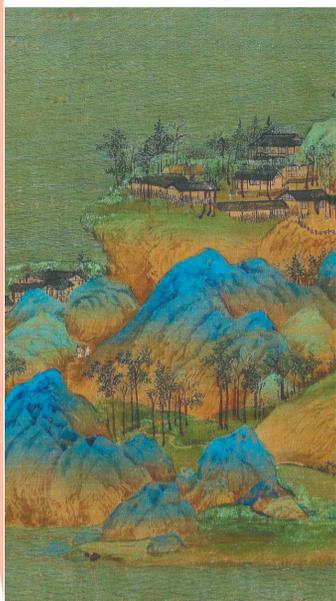
林逋去世后，一些人继承其遗志，继续在孤山栽植梅花。如高濂所言，先有“继种者”，后有“补种”人。明代田汝成在《西湖游览志》中说：“放鹤亭在孤山之北……至元间，儒学提举余谦既墓处士之墓，复植梅数百本于山，构梅亭于其下。”

陈璘：此一种树利百世

南澳岛位于广东东部近海，原来是一个荒岛，但后来却变得郁郁



宋佚名《槐荫消暑图》。



宋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(局部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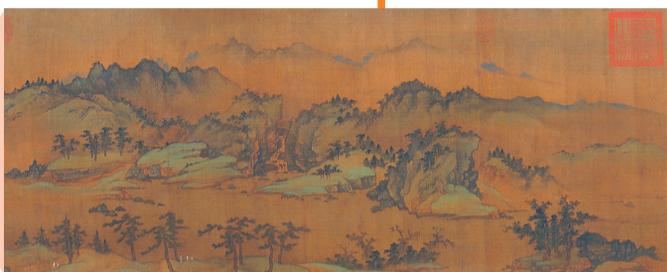
葱葱。南澳岛如今仍存有《南澳山种树记》碑，为明代南澳镇副总兵陈璘所立，古碑记录了南澳岛大规模植树的过程。

南澳岛种树，首先得说一说陈璘。陈璘是韶州（今广东韶关）人，生于明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，初任韶州卫指挥金事，后又有擢升和贬谪，为抗倭将领。陈璘出任南澳镇副总兵期间，组织军民种了不少树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冬，陈璘奉命戍守南澳。不久后，陈璘与漳州卫指挥侯子锐、澄海千户袁庆臣、潮州卫指挥镇抚杨子汪一同视察南澳岛。陈璘发现岛上缺乏绿色植物，产生了植树的想法。《南澳山种树记》记载：“余因召而谓之曰：‘澳中佳山，土膏最良，岂不有蓄材之法若《诗》之所谓‘树之榛栗，梓桐椅漆，爰伐琴瑟’，以豫他日之用者乎？又岂不有种植之方若郭橐驼所谓‘莳之若子，置之若弃’，以顺其性，以蕃其生者乎？又岂不有刳茅者往，斧斤时入，若子與氏所谓‘材木不可胜用’者乎？’”

陈璘认为，南澳岛土地肥沃，只管种下树苗，不需太多管理，树木可自然长成良材，且终有一日会“材木不可胜用”。当时，随行的侯子锐、袁庆臣、杨子汪纷纷应和，随后陈璘慷慨解囊，并带头募捐，“庸是捐廩余，购松苗四万，杉苗三万有奇，命三子督各营卒，分布于城后暨左右各山麓，皆遍植之”。

难得的是，听说南澳岛要植树，官兵同心协力，百姓也鼎力支持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终于做成了这件利千秋的大事。《南澳山种树记》云：“是役也，借力于士卒，则人众而易集；以义而役众，虽劳而不怨；又况此一种树也，工不终日而利溥百世，夫谁不乐趋，又谁曰余之迂哉！”



元商琦《春山图卷》。

松苗四万、杉苗三万，七万多株树苗长大后，南澳岛成了一个绿意葱茏的美丽小岛。

左宗棠：新栽杨柳数千里

左宗棠，湖南湘阴人，晚清重臣。左宗棠一生驰骋南北，其中有一大功业，那就是镇守西北、收复边疆失地。镇守西北期间，左宗棠做了一件遗泽后世的事——种柳。他当年率部种下的柳树，被人称为“左公柳”。

清同治十五年（1876），左宗棠率大军西征，他看到西北大漠赤地千里、植被稀疏，便命令军队在筑路时也要栽种柳树、榆树、杨树等。这些种在大漠的树木，既可防风固沙，又可美化环境、带来阴凉。

左宗棠率部植树工程量巨大、效果也显著。清代《西笑日觚》记载：“左恪靖（左宗棠曾被封为二等恪靖侯）命自泾州（今甘肃泾川县）以西至玉门，夹道种柳，连绵数千里，绿如帷幄。”

《左文襄公全集》中也有相关记载：“兰州东路所种之树，密如木城，行列整齐。栽活之树，皆在山坡高阜，须浇过三伏，乃免枯槁，又不能杂用苦水，用水更勤。”至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左宗棠在离开西北返京途中看到，“道旁所种之榆柳业已成林，自嘉峪关至省（兰州）除碱地砂碛外，拱把之树接续不断”。

如今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《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》碑，大致描述了当时左宗棠麾下多个兵营种树的情景。左宗棠率部所种之树数以百万计，遍及河西走廊、甘肃、新疆，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绿化工程。

光绪年间创刊、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《点石斋画报》曾发表图画《甘棠遗泽》，画面呈现了这样的场景：在大漠山川之中，一条大路直通天际，路人正在赶路，而路旁柳树已经成荫，画上有题字“种树十余年来，浓荫蔽日，翠幄连云，六月徂暑者，荫赐于下，无不感文襄公之德”。

数千里大道，百万株绿树，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一种壮观、美丽的景色。晚清将领、诗人杨昌濬曾作诗点赞道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古代名人植树一览

白居易·桃李

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期间，率领童仆在城东的坡地上手植花木。他在《别种东坡花树两绝》其一中说“何处殷勤重回首，东坡桃李种新成”。

欧阳修·柳树

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，在平山堂前身掘土植柳，并不无得意地写下了“手种堂前垂柳，别来几度春风”的诗句。后人将这批柳树称为“欧公柳”。

苏轼·黄桑

苏轼被贬黄州期间，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，获得一块位于城东的土地，辟为农场（即东坡）。苏轼在此植黄桑三百株，枣树、栗树、柑橘树若干。

文徵明·紫藤

苏州拙政园里，有一株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（号衡山）亲手栽植的紫藤。藤旁立有《文衡山先生手植藤》碑。

文字整理/罗安明
制图/杨千懿



宋佚名《柳院消暑图》局部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